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五〇冊

補編第五十冊目次

古文正集十卷二編不分卷(三)

〔明〕葛鼐 葛鼐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常熟市圖書館藏明崇禎永懷堂刻本

野香亭集十三卷

〔清〕李孚青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于野集十卷

〔清〕王原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遂安堂刻本

四六一
六二八

古文正集十卷二編不分卷

(三)

〔明〕葛鼐 葛鼐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常熟市圖
書館藏明崇禎永懷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文正集
二編無卷數》提要

朱文公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第進士第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卒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頗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郡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臺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宋史本傳 朱文公一

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閤入見驚嗟苦勞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致某之勢除直秘閣辟會浙東大僕寺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革車就道入對首喙災異之繇與修德任人之說知吉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蔡京之連江西提刑朱行

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
愈力前後六上准不得已李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
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
史而賈對首論道學者假名以濟僞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廸
奉雲臺湧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太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
相遂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
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
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
宋史本傳 朱文公二

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棄適上
疏與栗辨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
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
煥章閣待制侍講寧宗之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
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者艾恐難立講已
除卿官輒初趙汝愚旣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胄爲慮數以
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
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

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脩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
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乞致仕從之
卒年七十一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
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侂胄死詔
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始熹父病重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卽竑汝住事之延平李侗老矣
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
宋史本傳 朱文公三

朱子大全選目次

吳郡薦薛靖調甫評辨

任鶴雲璇方平甫同定

答賴子堅書

與汪尚書書

文答程先夫書

答德明郡見

答王子合書

答連嵩卿書

答黃道夫書

答趙致道書

答吳晦叔書

答黃道夫書

目次二

二

答朱全

答徐子融書

答蔡平通書

答何朴京書

答楊子直書

答劉平甫書

答林繼之書

答陳肅仲書

答石子重書

答王季和書

答胡平甫書

答李伯謙書

答吳晦林書	次
又答呂子羽書	一
答陳體仁書	二
答范伯宗書	三
答袁機仲書	四
與江尚書書	五
答薛尚書書	六
與留丞相書	七
又與留丞相書	八
又答江尚書書	九
答王憲於書	十
與陳丞相書	十一
答王子令書	十二
答魏元微書	十三
答友仁先生書	十四
與時了菴書	十五
答呂子全書	十六
問谷	十七
與呂向菴問谷	十八
又與陳同甫問谷	十九
序	二十
程氏遺書後序	二十一
孟子集義序	二十二
大學章句序	二十三
中庸章句序	二十四
楚辭集註序	二十五
王晦翁文集序	二十六

與留丞相書	次
又與留丞相書	一
與劉於父書	二
答鄭景望書	三
與王憲於書	四
與陳丞相書	五
答王子令書	六
答魏元微書	七
答友仁先生書	八
與時了菴書	九
答呂子全書	十
問谷	十一
與呂向菴問谷	十二
又與陳同甫問谷	十三
序	十四
程氏遺書後序	十五
孟子集義序	十六
大學章句序	十七
中庸章句序	十八
楚辭集註序	十九
王晦翁文集序	二十

李公泰議後序	說
旅南軒文集序	觀心說
戊午讀叢書序	王氏續經說
論語纂訓序	歐王仲本朋友說
送張仲隆序	歐宋君忠嘉集
白歸林文集後序	墓表
漳州教授廳碑記	尚小先生李公墓表
朱子大全	雜著
存濟記	李較甫舉私議
南岳游山後記	論學者
朱子大全	一
存濟記	二
信州鈎山縣學記	三
崇安縣學田記	四
婺州金華縣社會記	五
徽州休寧縣衙新安道院記	六
黃荆刺學二程先生祠記	七
牧齋記	八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九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十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說
朱子大全	觀心說
存濟記	王氏續經說
信州鈎山縣學記	歐王仲本朋友說
崇安縣學田記	歐宋君忠嘉集
婺州金華縣社會記	墓表
徽州休寧縣衙新安道院記	尚小先生李公墓表
黃荆刺學二程先生祠記	雜著
牧齋記	李較甫舉私議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論學者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一

朱子大全

釋氏論上

朱熹

釋名論上二

所持只為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後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曉而樂之不厭。立於道外○形而生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表○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制而不全焉○其忘卑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恍然若有所識也○追世所謂看話之法○又其研以立○此之據也○蓋皆原於莊周承蜩荆棘之論○而又加功安馬爾○然昧於天○理而特為是以○自私焉○則亦何以得於君子之門哉○以心見心○則本○一而反二○之且目不自視○口不由哉○其理更易曉○存之養之者○弟明○其體○庶之見之者○務明其用○儒釋少述過歟○大異質在於此○此篇稿○多闕○大家藏數本○皆然○當問之博牧者○凡吾同志可以教我○曷為調○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猿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欲言之情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奇譎。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佯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竊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全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製裝綴之迹。猶有陳狀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末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寂寥之跡。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稍稍寫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

卷

朱文公大集

釋氏論下二

十

久而取於設譬。則遂歸於摹取其意而文以淳厚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在子之意。而自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審此類。不可勝舉。其說皆卒於書首。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咒。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荼毘之屬。則其寔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益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勝反承靜養以照證之。或能顯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始一葉五花之微。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非是事。故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

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偽。逾狀明白。盖無所遁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近世士大夫未有敢開此口者。只是氣怯。非獨見理不到。苟端謂惟見理不到。所以氣怯。又流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行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養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在善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亡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順逆之或停也儒者持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終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固其自然之理而就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彰明正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驰矣乃欲其所以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

十一

時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救貧之醜
誠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力修自治之實而徒矯之以中華列
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椎厲廉清之功或乃枉遭之
負而反爲吾黨之病也嗚呼痛哉

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康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體令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忘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遠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始終放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魯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說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真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真有罪惡其實也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執為是以教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端是

一一

也。○本紀傳之不可復其遠詳而大要在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武考之商周之初大齊所富也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者世世修德以臨之人皆長久安寧而無念半傾搖之變是以消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以動非以有故國之业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二世采公卿之議用淳于窪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為肆兵剽掠萬物之資雖有故國之地亦宜能以自安也。其至害漢者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逐節節起或以主導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业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矣已不詳矣。蓋後之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夫民之上君父不統一有

集

本紀一

也。則特深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休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深卷之志固不當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為時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所建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治也。蓋三王之制以爲不可立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端不以端而收也。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槩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然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審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於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達木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萬世之計公封建而後可以爲治也耶而廢其勢亦可施行而無弊耶。則不名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耳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也人既遵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虛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原舛之於備又合其再世之滅雖而置

然皆傳世數十術乃後周數十年而始凶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爲寡公未必肯待一日臨蒞其民也。而其亡也晉人且猶爲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追越之於梁張良之於趙其爲君也亦暫耳。而樂布貴高之後重爲之成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誰爲之掾屬者猶以其威權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也。若秦之時六國強大或不可以爲治既已有以一之矣則宜總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皆事歸於其廟以義言之既得存以總紀之美以舒言之就使有如孟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业根本之固者又可輕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爲郡縣亦

本紀二

高

而難制則雜達於郡縣之間及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數上而施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廢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

朱熹
精雨陳遺墨論王氏之失

朱文公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卷之三

3

於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惟恆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於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流惡之疑。且如勿念上知之許。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陳詳。雖以无稽衷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之。叶见陆佃。豈丈院取關。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續。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罔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誣首。是乃所謂自然而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是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昔萬機遭加誣。偽謗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默急。深以愚言為然。今覩聞樂陳公遺帖。了齊陳公表榮進德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

江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憤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詠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盡山楊氏定發其機，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且其言猶以日錄為答下之所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宜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諱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惡狀之心，然猶有顙華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向左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於安石者，至深細矣。試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廣泰和而謂人主有此而之禮也。學本出於利名度數，而不足以性命道德。朱子於文集

七

讀兩陳遺墨二

之解，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避，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稿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目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己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演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業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當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難清，介而忌本，偏狹志難高遠，而當達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非革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術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竹之既久，而革之不復為者，自任此其志業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當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難清，介而忌本，偏狹志難高遠，而當達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非革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術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竹之既久，而當時諸賢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惠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易學，實近其所論。竝卷持見聞，僅度之近似耳。顧乃執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充已復禮為事，而抱承其晦未至以增益其晦。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略有不同，而不无亦有仁皇之未道，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懷懷徇私。

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也。天下之民口口口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由於安石規模之不正，爲已病因遂肆其狼慢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之求利病之害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始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間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難於此。其有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遺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來

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用前望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大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關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立廢大典用為可罪然謂其固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非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致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議之而不免反覆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况其於粗迹之誠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

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利名度數之末哉。不唯以此
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了翁之言
益亦深矣。可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寢袞侈斥逐婢妾而詰叱
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因貪財之莫若於前而子預
圖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率弗民情而推
雷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末。或有失失道臣者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
者如第稱公事。按問條法亦皆以失職而不得即於人心乎。以士等而
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乎。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
恨者。固當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
本足跡之言。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
請而陳道五

朱文公文集

教政恐未可輕有以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
利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顏空襯衣如錢
茶譙之所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
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
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思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
時亦非是夫。固托六藝之說。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
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為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
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思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

以飲食奉養。莫敢措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嘗疏
淡。惟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
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範理制事者。猶
未免於有後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
萬葉其雖內外判心。達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
者。苟為近之。其論絕遠。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注其迹。亦能曲盡其
理。之當。而無四五之失。見毛山徐縉。固鄉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者。
有所不堪。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
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而乃肩眉烏偏指毫髮一義。以為寔全法之
原。此為後後人。於貨之盈而議其窮約之罷。放飯流鬱之客。而議其
朱文公文集

請而陳道五

尚決之非。規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
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蔽。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縱論至此。真精奇。真暢快。善論調。

○○請呂氏詩記卷中篇

朱
華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體可言者，蓋古人之詩是也。至於集中湊消之篇，則雅人並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愛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古之約而盡者。非以作詩之人，皆忠信無邪也。全必曰：「徒以無邪之思，鋪陳亂之事，而閑情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易若以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載，以無邪之思傳之，則故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尚為韻賦，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乃為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如也。蓋夫雅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

本末小文集

清昌氏詩記卷中篇

卷之三

歸昌黎詩集卷中篇二

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邯鄲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爾。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杜集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樂間又不為無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仲鄒衛之風不為衛。集中不為樂間也。問之。奇則其篇快混亂。非正錯雜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廟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謡其領在樂官者以之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曉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然。迄朝聘之所用則未知。集中添消之屬當以屬何等之風。神接何等之風。

蓋則又俗大序之謾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若然而思以下猶實嘵謂此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謂禮義之小也若秦中流濟則吾不知其何謂之親而何義之止乎安曰孔子嘗欲故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放之以脩六籍也此則學商豈於戰國宋列元始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已也誠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樂間消外之人而其力備足以究先生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濂消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故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革耶因請秦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復常為我過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只以詞與理明白今顧易使自

寶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處之。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不同，其性情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履樞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履樞之名異之，又太甚願乃引夫淳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煥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履樞之害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郢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以樂中藻消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奉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等之制止於中華者，太史公所謂孔門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諱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猶以其不廢其制，惟以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誨一而止于禮，